

《新周刊》2016年度佳作

人人过上 中产好生活

锐

滚蛋吧！朋友圈·中国人掏空报亭

“人类文明史·花岸分群日记”
“富豪理财·富豪投资·富豪理财和市场的通行证”
“中国富豪的财富故事”

新周刊

NEW WEEKLY
《新周刊》杂志社 选编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漓江出版社



《新周刊》²⁰¹⁶年度佳作

人人过上 中产好生活



《新周刊》杂志社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新周刊》2016 年度佳作·人人过上中产好生活 / 《新周刊》杂志社选编.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7-8024-1

I. ①新… II. ①新… III. ①文摘—中国—丛刊 IV. ①C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4344 号

《新周刊》2016 年度佳作·人人过上中产好生活

选编者 《新周刊》杂志社

责任编辑 谷磊 王成成

装帧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萍

出版人 刘迪才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1026

传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2186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网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.cn>

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5 × 960 1/16

印张 20.75

字数 230 千字

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07-8024-1

定价 4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1 滚蛋吧！朋友圈

- 4 中国式网络社交批判
- 8 朋友圈各阶层分析报告
- 24 “毒舌女王”咪蒙：颤抖吧，朋友圈！
- 27 辛巴：我为什么退出 200 多个微信群？
- 31 刘铮：用朋友圈玩艺术
- 32 谢谢，我不想看“10 万+”
- 37 对抗碎片，精简社交
- 39 关掉手机，去湖心亭看一场雪
- 42 美好生活只在朋友圈里

47 别，我跟你还不熟——中国熟人社会批判

- 51 未被熟人伤害不足以语人生
- 55 半熟社会辞典
- 58 熟人比陌生人更危险
- 63 “国民老公”和他的粉丝们
- 67 只有隔壁老王才会给所有人点赞
- 70 装熟是名利场的通行证
- 73 邹振东：为什么不要随便叫人“老公”？
- 77 马伯庸：“关你屁事”“关我屁事”解决了世上大多数的事
- 80 其实更爱陌生人

83 中国人掏空报告

- 87 不要加班！让我瘫一会儿
91 亚健康的“骆驼祥子”
96 本应互相安慰，却成了互相拖累
100 没有比刚休过假的人更需要假期了
105 滥社交无异于谋财害命
109 话题越沉重，表达越轻松
116 闲适不等于颓废与堕落

121 安全课：不安世界的生存指南

- 124 给不安世界的生存指南
128 人类安全简史
131 最好的安全课是父母有能力离开
134 逃离抑郁，走出孤岛
138 中国女人为何最缺安全感？
141 宁愚勿蠢，待着不动也比瞎锻炼强
145 越自信的人越容易上当
149 到底要有多少钱才有安全感？
151 你必须要有个人安全知识体系

157 低价社会——中国式消费批判

- 160 廉价的复仇
165 廉价团做一回旅行乞丐

- 167 快时尚：“一水就扔”的血与泪
170 剁手节：人生就是一场买家秀
173 花总卧底东莞做普工
175 吴晓波：为什么我们要反对 × 丝经济？
178 日本职人：他们不生产商品，他们传承生活
184 中国不缺钱，就缺好货

187 吃瓜群众进化史

- 190 我是吃瓜群众我怕谁？
194 中国围观进化史
199 吃瓜经济学：从情怀营销、粉丝营销到恶搞营销
202 吃瓜群众的 10 张面孔
209 马薇薇：镇定，从本质上看围上来的人
212 平庸时代没有公共知识分子
213 彭凯平：吃瓜群众是心理弱势的三无人员

219 大城市的异乡人

- 222 中国外省青年白皮书
228 外省青年为何没有归属感？
231 驻马店青年：金融精英闯荡上海滩
235 如何辨别一个人的“城籍”？
239 有一种优越感叫“我是本地人”
243 中国外省青年奋斗史：天堂向左，城市向右
248 让每个青年享有追梦的自由

251 人类凶猛，动物温柔

- 254 人类凶猛，动物温柔
- 259 超越人类理想的《疯狂动物城》
- 263 赵忠祥：说了 35 年动物，还没说过瘾
- 266 Kumamon：日本首富是只笨萌熊
- 269 沈石溪：人类有兽性，动物有人性
- 272 姚晨：八顿是我家第一个孩子
- 274 博物君：观察自然能让人谦卑
- 277 被城市圈养的人类
- 282 城里有群动物公民
- 284 你们这群愚蠢的人类！

289 直播成瘾

- 292 网剧、网综压倒电视机？
- 295 无聊化生存
- 298 喜剧的狂欢与综艺咖的诞生
- 303 全民直播进化论
- 308 不差钱和 IP，就差好编剧
- 313 李黑帅：用“十级”重庆话直播中国生活
- 315 被热播剧重新定义的十个学科
- 318 老电视人如何搞定新网民？

新周刊

2016 年度佳作

滚蛋吧！朋友圈



滚蛋吧！朋友圈

晒出你的开心，让我不开心一下。

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你**好**。生活中所有的猥琐、逼仄、尴尬都在这里被裁剪了，所剩下的，是生活局部的真相。

朋友圈越来越大，你的世界越来越小。

敬而远之的领导、点头之交的同事、久不联络的亲戚、一面之缘的朋友、话不投机的同学，再加上钟点工、送货大叔、快递小哥……他们不断扩展着你朋友圈的外延，在这里，你实现了成为社交达人的梦想。

互联网让世界天涯若比邻，但你选择将信息源锁定在封闭的朋友圈。每天大家探讨的话题都出奇一致。朋友圈和“10万+”一起，决定着整个城市的话题。

微博时代你被“大V”引领，微信时代你膜拜“10万+”。

每一篇“10万+”都是一次朋友圈的狂欢。成功学指南里，增加了传授如何制造“10万+”。

你越来越无法忍受严肃的长篇阅读，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你在鸡汤、八卦、吐槽、搞笑与养生的海洋中，得到指点江山的良好感觉。

你又一次过上了群居生活。

红包党、点赞党、晒幸福党、国外度假党、鸡汤党、谣言党、养生党、营销党、健身党、隐身党……你总要志愿加入某个“党”。

于是圈子越来越多，朋友却越来越少。真相越来越少，营销却越来越多。

从刎颈之交到点赞之交，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假装在国外。中国式社交到了今天，朋友圈从饭局转移到了微信。本期专题，带你分析朋友圈各种病人，只把脉，不发药。药你自己有。

是时候吃药了，与鸡汤、养生、点赞、红包保持距离。是时候回归生活了，“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和人身上”。

中国式网络社交批判

文 / 邓娟

微信只是工具意义的革新，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，一方面无法摆脱中国式社交关系的弊病和圈子文化的壁垒；另一方面，比现实交往更随意和不负责任的网络生态，使得种种乱象在这个微缩平台上放大，演化为焦虑、混乱的精神病场。

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 Twitter、Facebook、Instagram 以及微博、微信，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。

聪明的戈夫曼理应是个受欢迎的人，但是聪明且犀利的人容易没朋友。人至察则无徒，北美人戈夫曼一定不曾领会这句古老的中国式生存哲学，至于“人狠不拆”这样的网络时代社交准则，只活到 1982 年的他自然更没机会领教。

哪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堪称泰斗，戈夫曼仍被人讽刺为“小说家”。他的“拟剧理论”呈现了人际交往的虚伪又现实之处，打击面之广、杀伤力之强，让人难以接受。

戈夫曼认为，日常生活就像剧场，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，只要站到前台，就会戴上假面具，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，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；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，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，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。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，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，有时他们组成剧班，相互配戏；有时又互为观众，进行互动——演员和观众，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。

“拟剧理论”从 1959 年提出就招致批评，承认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必然戳伤无数玻璃心。不过，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，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。

病况最严重的无疑是微信。朋友圈就是那个天然的“剧场”，文字、图片、表情、点赞皆为符号，圈里人分饰演员和观众，可是因为演技过于浮夸、角色陷入癫狂，这个剧场日渐成了失控的精神病场。

“熟人社会”延伸的线上朋友圈，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。

如果把微信朋友圈拉到被告席上，设想“庭审”现场，它大概也会以“约炮不能成就陌陌的今天，假货不能成就淘宝的今天”旁征博引、雄辩滔滔。人家快播说了，工具无罪——此论点的版权其实还不属于王欣，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和他加入的“美国步枪协会”。

再者，就算工具有错，浮夸、虚假、导向错误等问题也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，你们为什么不批评Twitter、Facebook、Instagram和微博，光批判“病态朋友圈”？

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，溯本追源，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国式社交关系。同为本土化社交工具的微博和微信，最大区别在于微博偏向“陌生人社会”，而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“熟人社会”或“半熟人社会”，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。

关于中国式关系，美国记者布德瑞写过一本《Guanxi: The Art of Relationships》，以微软在华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，剖析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。布德瑞认为，要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源，“关系”的作用至关重要，而要获得关系需要混圈子。但中国式关系之复杂和微妙，让布德瑞难以用纯粹的relationships去表示，而是大有深意地使用了中文音译的“guanxi”。

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有更精准的论述：“以‘己’为中心，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，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，不像团体中的一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，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，一圈圈推出去，愈推愈远，也愈推愈薄。”费孝通认为，在中国圈子文化中，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、社会地位、知识水准，都可以导致“差序格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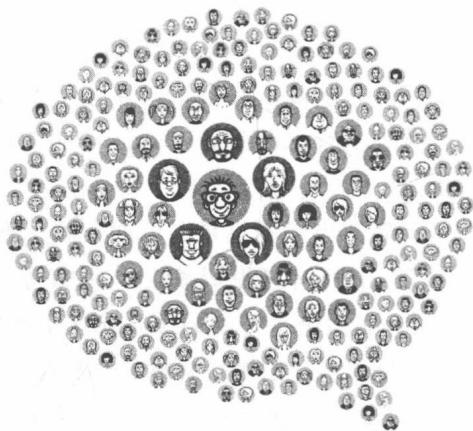
基于“熟人社会”的朋友圈，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。长辈、领导、同学、同事的角色，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。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，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。2014年4月，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。李女士因为

家事困扰，写了一段“扪心自问，自认坚强，不知还能坚持多久，泪流满面，无愧良心和天地，此时窗外雷声不断，老天为我在流泪，人在做，天在看”发在朋友圈，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：“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，不做也罢”、“你把我置于何地，周扒皮？刽子手？这是公众平台，请所有员工自律！”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，但还是被动离职。

这并非个案。2015年，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“庸才”，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“极为震怒，怒斥狂徒”，出于“学界的规矩与尊严”，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。“言多必失”的中国式关系学，在看似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朋友圈，依然灵验。

朋友圈甚至比线下圈子更庞杂。出于社交工具的特性，微信“好友关系”的建立更为随意，碍于各种考虑，我们不得不把原本敬而远之的领导、远房亲戚、一面之缘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、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，乃至钟点工阿姨、送外卖大叔、早高峰的地推军小哥，通通放进朋友圈。

平台具备、演员到齐。这下，你的朋友圈剧场精彩了。



朋友圈里只有你过得不好？那可能是因为别人都在演戏。

原来惹不起躲得起的同学会，都围堵朋友圈了。

原本下班后可以抛开的办公室政治，都蔓延朋友圈了。

这里有中医特色的养生，想象力一点不输《女医·明妃传》；有高贵冷艳的代购，比房产中介还无孔不入，比完美、安利更擅长营销。三观大战朋友圈，鸡汤与狗血齐飞，假新闻和伪科学 PK。

以上其实也还好，只要你头脑够清醒、意志够坚定，不受坑蒙拐骗，大可冷笑置之。可让人意难平、最考验人性的，是被各种晒幸福刺激出来的负能量，那种屏蔽、拉黑之后仍然挥之不去的精神困扰、心态失衡。

有一种剧毒叫“朋友圈里，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好”。

你失恋，ta晒花；你加班，ta度假；你蜗居家中蓬头垢面，ta游走派对衣饰光鲜；你存够钱来海南挨宰，ta一骑绝尘去了马代。没完没了的对比，衬得你外貌平平、感情乏味、思想肤浅、内心阴暗，人生的辛酸仿佛全集中在刷朋友圈的一刻，心情凄凉有如天窗朝北的阁楼，而嫉妒更是一只不断结网的蜘蛛。你一己之力，如何对抗整个朋友圈的浮夸？

冷门喜剧《波特兰迪亚》有一个片段，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，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，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，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。于是片中有了一句对话——“网上的所有人，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。”“我想，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。”

被裁剪后的生活，难免成了局部的真相。但在社交网络上，我们判断别人过得好的依据不过是通过ta提供的信息——即便有记录的成分，发布之前必然经过挑选，这种记录也就掺杂了表演性质。

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。戈夫曼对人际交往四类表演模式的剖析，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随处可以找到案例：理想化表演，譬如晒花、晒书、晒美食，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，塑造想成为的自己，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；误解性表演，譬如富人哭穷、穷人摆阔、大智若愚、假装高冷；神秘化表演，譬如发文留悬念、发图马赛克、欲拒还迎、犹抱琵琶半遮面；补救性表演，譬如自称各种狗、“人丑就该多读书”，看似自我矮化，实则求表扬、求抚摸。

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技不如人，难免失意。

根据戈夫曼的理论，表演也存在被拆穿的风险，比如观众闯进后台。然而在朋友圈，除了少数“装×失败”事件，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前台，被嫉妒和自卑冲昏头脑，失去了辨别和思考的独立。

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，但永远不要放弃对被圈养和绑架的警惕。

20年前，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中勾勒过一种“并行表达”的沟通场景：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唯一不会说法语的那个人显得很孤独，虽然所有的主、客体都处于同一时空，但他倘若想要接收其他人的信息，需要另外一种解码和编码的能力。

如今，互联网解决了编码、解码，虚拟空间的互动，代替了过去手势、眼

神、会话等的面对面交流。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、消减孤独。

“它是个快乐的地方，一个可以找乐子、提供消遣，一个和朋友聊天、让你感到愉快、受人认同的地方。”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·克拉斯诺娃说。Facebook 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、快乐，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“脸书抑郁”的社交综合征。

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·克劳斯 2013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，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 Facebook 越多，从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。

连续 4 年里，缅因州科尔比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·索托对 1.6 万余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幸福感进行追踪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最初“外向、和蔼可亲、正直的人幸福感增强”，但当幸福指数升高以后，受调查者反而会开始变得内向。

交友过热，反而孤独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。

廉价的点赞、虚伪的感动、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、不经思考的愤怒，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，表演性质的“前台”无限扩大，属于自己的“后台”时间越来越少，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、被牵着走的动物。

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，但，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。

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，无论什么圈，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、被圈养、被同化、被规训的警惕。

朋友圈各阶层分析报告

虚拟网络社交正在改变人类互动的本质，要知道，只是在“朋友圈”里点个赞，你的体内是不会释放出神秘物质“脑内啡”的。

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·顿巴研究人际互动数十年，提出了一个“150 顿巴数”（人能保持社交关系人数的最大值是 150 人）的著名理论。他发现，一个人的核心“朋友圈”只有 5 人，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闺蜜；一个人真正的“朋友圈”

是15人，在这个小圈子里，你可以吐露心曲寻求安慰；一个人能保持社交关系的“朋友圈”人数最大值是150人，如果超过150人往往会因为太复杂而难以驾驭；当你的“朋友圈”扩大到三四百人甚至上千人时，你只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朋友。

微信朋友圈，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横断面，这里聚集着社会各阶层，老干部热衷养生，愤青传播谣言，小职员猛喝心灵鸡汤，大学生一心想借微商创业一夜暴富，文青假装在国外晒幸福坐收点赞，程序猿只能靠跑步晒路线、晒肌肉向女神展示雄性魅力，而你的老板却躲在某处窥探着你的私生活，以防你假装生病溜岗旅游。

点赞党：我们只是点赞之交

文 / 赵淥汀

对于“赞”友而言，点赞是祝福，是手段，是目的，是刷存在感，也是一种后“点头之交”时代的弱社交。

拍风景，有人点赞；晒美食，有人点赞；心情不好，有人点赞；加班诉苦，有人点赞；家庭纠纷，有人点赞；疾病缠身，依然有人点赞……

“点赞”功能甫一出世，便在社交网络诞生了无数“点赞狂魔”。他们不分时段，无论地点，无视对错，只要朋友圈的“红点”出现，便迫不及待地摁下点赞键，传递出对朋友圈里主动或者被迫的肯定和认可。

陈丽清就是这样一位点赞达人。她目前是广州大学大三学生，是个天生的“乐天派”。2015年春节，她通过微信了解到自己在过去一年已经送出的点赞数：8376个。按照这个数字，她每天平均送出23个赞，相当于每小时就为一个人点赞，是当之无愧的朋友圈“点赞之王”。而她收到的赞只有228个，平均每天还不到一个。面对“送赞”与“收赞”的巨大差距，陈丽清倒并不在意，“给别人点赞我就是开心”。

对于像陈丽清这样还在象牙塔里读书习作的大学生来说，“点赞就是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”。他们对社会充满希望和幻想，通过不断地为他人点赞，希望能和所有好友都成为贴心朋友。他们的朋友圈和小说、电影、青草、校园紧密联系，也偶尔与长辈笃信的养生、佛经发生交集。他们向往美好，他们点赞青春；他们并不排斥生理与心灵鸡汤，他们期望用一颗颗象征认同和赞美的红心，编



织起与不同年龄段亲属、朋友间的关系网。

同为“点赞党”的李群却不这样想。与陈丽清“红心向阳”的主动点赞截然相反，李群的点赞从来是迫于无奈。

30岁的他在南昌一家证券公司上班，手机里存着800余名客户的手机号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他都在互通联系方式之后第一时间添加了微信。“刷朋友圈成了我每天的一个重要任务，而点赞则像责任一样，让我成为‘赞士’。”出于业务考虑，李群必须随时向客户“安利”每项新鲜出炉或者有所变动的金融产品，但更重要的是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，这才能让他的业绩和提成得以保证。

因开展业务而被迫为好友点赞，这在证券、地产、各行业销售圈内已是秘而不宣的“撒手锏”。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类人必须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，而通过点赞建立起私人关系则是提升业绩的一道“润滑剂”。

如今的李群已经将微信彻底工具化，朋友圈的点赞、评论和转发也已是例行公事。日常与家人朋友的联系，他除了发短信就是打电话。“微信上根本看不过来。谁知道我之前点赞的客户，哪天会主动来找我认购呢！”

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拉里·罗森（Larry Rosen）曾在其博文《点赞的力量：我们喜欢被关注》中提到了点赞现象：每天沉溺在 Facebook 上的年轻人对待点赞的态度如同喝水，不点赞就会口渴，而每点赞一次顶多就是“小啜”一口，久而久之次数增加，“社交饥渴”的症状自然得到缓解。

在广州珠江新城上班的吴龙自称是“患上社交饥渴症的点赞狂魔”。中规中矩的工作令他每天重复着单位、宿舍的两点一线生活。由于不时要夜间加班，他经常无法抽时间与朋友相聚，于是“点赞”成为缓解“社交饥渴”的一剂良药。

“我特别害怕被朋友们抛弃，但有时甚至周末都没时间自己支配，所以我疯狂给别人点赞。”吴龙说只有通过评论和点赞，他才能寻找到在忙碌都市生活中的存在感。

晒幸福党：秀恩爱，分得快

文 / 朱人奉

社交网络晒幸福会使我们变得更忧伤，正是别人天天“晒幸福”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幸福。

新浪去年8月有一项调查，只有一条问题：“你觉得该不该秀恩爱？”有1342